

文

化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刘士林 丁少伦



红颜知己

古典情感世界的夏昼与春宵

冯保善◎著

济 南 出 版 社



文

化



中

国

边缘
话题

红颜知己

古典情感世界的夏昼与春宵

冯保善◎著

济 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颜知己:古典情感世界的夏昼与春宵/冯保善著.一修订本.一济南:济南出版社,2008.4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

ISBN 978-7-80710-598-5

I. 红… II. 冯…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755 号

策 划/丁少伦

责任编辑/张元立

装帧设计/朱赢椿

出版发行/济南出版社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250001

电 话/0531-86131712(总编室) 86922073(发行部)

网 址/www.jnpub.com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8 年 4 月修订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4.5

字 数/215 千

定 价/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6131736)



文 化 中 国 · 边 缘 话 题

主编◎刘士林 丁少伦
济 南 出 版 社

红颜知己

冯保善◎著

古典情感世界的夏昼与春宵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曰：郁郁乎文哉。

中国文化之内容可谓
不胜辨章钩沉，而于此所
拈出边缘话题一说，其意
何在，其作者又意欲何
为，则是主事人首先需要
向读者诸君加以交代的。
所谓边缘，其义有二：一
是指材料上的边缘，二是
指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
前者重在对中国文献作新
的发掘和重组，后者则旨
在对中国文化精神作新的
解读和阐释。其理想境界
当然是两相结合，既有文
献资源上的新发掘，又有
对文化精神的新见解，以
便为解读中国文化的真精
神、探索中国民族的“旧
邦之新命”提供一种具有
别裁性质的文本和话语。

诗云：脩脩瓜瓞。

中国文明之历史亦可
谓犹河汉之无极。昔人尝
有语云：一部二十四史，
从何说起！现代西哲则
曰：“语言就是世界。”由
是可知，如何解说中国文
化，或者对此究竟能够说
出什么，关键的问题则在
于作者的话语本身。在
“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今
时，边缘话题提倡一种
“理在事中”的中国话语
方式，它的对象是人物和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



主
编
人
语

事件，是在“讲故事”中
传达一种对中国文化的
理性思考和现代意识。
这个话语理想又分言为
二：一是以学术研究为基
础的“新知”，它注重提供
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知
识、新体验、新理解；二
是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
“美文”，在一种为中国读
者所喜闻乐见的行文方
式中力求思想、学术与趣
味相统一。或云：虽不能
至，固所愿也。

易云：其有忧患乎？

昔人尝有“死生亦
大矣，而不得与之变”之
慨叹，何况吾侪生于“秋
风秋雨愁煞人”的全球
化时代，又兼以传统和
现代梳理不清的新仇旧
恨，其安能对古圣贤“周
虽旧邦，其命惟新”之语
毫无会意之处。然君子
和而不同，学人术业有
专攻，文章亦各有其道，
故边缘话题之忧患意识，
亦自有其不可与常人共
语处。今人于园林、昆曲
有语云：

中国园林，以“雅”
为主，“典雅”、“雅趣”、
“雅致”、“雅淡”、“雅健”
等等，莫不突出以“雅”。
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

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就是说，都要有文化，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欣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而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是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蹦蹦跳跳”，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蹦蹦跳跳”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而不是降格迁就，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陈从周：《园林美与昆曲美》）

文化中国之边缘话题，也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境与神韵为己任的。

鹤鸣于阴，其子和之。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它既是主编人对本丛书的一个深切期待，更是希望和读者诸君共勉的一种文化理想。是为序。

2003年元月24日



目录

楔子	[001]
垓下悲歌	[017]
凤求凰	[027]
章台柳	[037]
长恨歌	[045]
风尘侠女	[055]
杨柳岸，晓风残月	[063]
凤凰台上忆吹箫	[072]
沈园恨	[083]
梨园领袖，杂剧班头	[094]
钱柳因缘	[103]
断雁声苦	[117]
青泥莲花	[132]
爱的挽歌	[143]
尾声	[156]

附录一：晚明文人与青楼
[165]

附录二：寂寞红颜 [184]



楔子



想为“红颜知己”找出一个确诂来，于是想起了辞书，翻检的结果，却令我大感失望，能看到的几家主要的词典里，都没有这个词的词条，而“红颜”、“知己”，分而言之，则见于几乎所有的词典。先曾感到纳闷，觉得不可思议，继而，在凭借着电脑的检索功能检索了几种古籍的软件后，又豁然明白，“红颜知己”，这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被看作风雅韵事，并且很有点风行时尚的现象，却原来是一个不见于古人辞海，而为现代人归纳总结出来的词汇。

从语法上分析，“红颜知己”显然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红颜”修饰着“知己”。所谓“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指的是貌美女子，而红颜知己，则谓女性知己（知音、朋友），此其意已经彰明昭著。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情史》卷四“情侠类”里有段点评，拿来作红颜知己的注脚，庶几相近，颇能道出几分它的底蕴来：



《四声猿》

豪杰憔悴风尘之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其或窘迫急难之时，富贵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于名节关系之际，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

引女子作知己，当然有夸赞女性眼光不俗、巾帼胜似须眉的意味，却同时也包含着大男子在社会上碰壁、人生的航船触礁后，欲济世而不能，穷愁淹蹇时的心酸无奈。用时髦的话来讲，这称法，仍然是男子话语霸权的产物，是明明白白的男性声口，是男性追求富贵显达心迹遭扭曲后的表现。

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当代女权主义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里，有这样一段议论：

处于边缘，意即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但却处于主体之外。对于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来说，火车的铁轨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自己处于边缘。越过这些铁轨便是铺设得很好的街道、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我们不能进去就餐的餐厅和我们不能直视的人们。在铁道的那一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当女佣、门房、妓女……只要是服务业。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但不能在那里居住。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边缘，回到铁路的那一边，回到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

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比况，对于我们理解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旧中国里处在边缘地位的女子，这是一则极为生动形象的材料。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子把持着思想教育、政治文化的权利，这些是他们的疆域，正像美国的白人区，有着美妙的风景和高贵的一族，在这里，女人能做的只是“女佣、门房、妓女”等等服务性工作，而她们的立足之地，却是铁路另一边的“黑人区”，是“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主流圈里没有她们的地位，她们只是仆役，只能低眉顺眼，连抬头看人都不能够。

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是男人们的私有财产和工具，供他们泄欲，为他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成为他们寻求政治联盟、犒赏下属、

离间敌人的礼物或者利器。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这样几个故事：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卧薪尝胆，图谋复仇。当他了解到夫差好色荒淫，便同大夫种商量，欲献美人，使他沉湎于声色，荒废朝纲。于是得美女西施，教之歌舞，盛装打扮，献给吴王。吴王从此不早朝，果然耽于美色，不理朝政，吴国很快走向衰败。越王也乘机而起，灭了吴国，重整了越国的江山。

《三国志演义》里貂蝉的故事，更为人耳熟能详。董卓专权，皇室不振。为了除掉权奸，国舅董允决定实施美人计。他收养了貂蝉。眼看着貂蝉长成，出落得光彩照人，董允心下不胜快意。他对貂蝉双膝下跪，晓以家国大义。貂蝉念养育深恩，莫不应允。董允将貂蝉先许配董卓义子吕布，再答应并亲送貂蝉到了董卓府上。身在董卓府邸的貂蝉，对董卓，恨恨地告以吕布相欺；对吕布，又泪水涟涟地表达着绵绵情意。于是一对“义父义子”刀枪相搏，自家火并，董卓掉了脑袋，一命呜呼，穷凶极恶的大奸大恶，轻而易举地被董允在翻掌之间歼灭铲除。

《世说新语》里记载，东晋贵族石崇，凡宴请宾客，必令家伎劝酒。客拒饮，则杀伎。一次，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来到了石崇的家里。王导不善饮，却勉力撑持，虽大醉而不辞，为的只是要保全劝酒女子的性命。王敦却并不理这个茬，已杀了三条性命，仍坚决不饮。王导不忍，抱怨王敦。王敦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还有一个关于宋朝人宋祁的故事。据说他晚年在成都修史，晚饭后即令打开卧室之门，放下帘幕，高燃巨烛，然后成行的侍妾美人，或上茶，或研墨，或铺纸，犹如仙境洞天。而人们看到这种光景，便知道这是风流富贵的宋尚书开始修史撰述了。

由如上这样几则逸事，我们已经依稀能够见出，古代女性，这处在边缘社会里的群体，她们的具体地位和命运，是怎样一种景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

女性不独社会地位卑微，由于文化教育权利被男性垄断，在思想上，她们也患上了失语症，或盲从症，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

唯男性马首是瞻。大男人们叫嚣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大男人们为牢笼女子，给她们订下了三从四德的规矩；大男人们对女子实行着愚民政策，在由朝廷组织编写的正史里开设了《烈女传》；大男人们大讲特讲着从一而终的女子节烈观，甚至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偶或几个知识女性，接受的是男性文化的熏陶，似乎比男性都男性，一批由女性主持编纂的女教书，如《女诫》、《女则》、《女论语》、《女学言行录》之流，更忠实地阐释着男权文化思想，其反戈一击，也更细致而微，更有针对性。她们给自己的姐妹同伦规定着各色各样的条规，套上更坚固牢靠的枷锁。在建造发展男性文化霸权的过程里，起了帮凶作用的这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在她们，却是真诚地以为自己在为姐妹们帮忙，在为她们造福，在拯救她们沉沦迷失的灵魂，在建造自己的七级浮屠。充当了封建男权文化的牺牲却不自知，也是何等的悲哀与不幸！

“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菟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这诸多女性或关于女性的诗句话语，以菟丝、纨扇比喻女子，她们缠绕着依附着男子赖以生存，她们藏在男人衣袖中为男人纳凉的工具，都是封建时代里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人们（包括女人）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男性除了在肉体上蹂躏着女性，男子话语霸权还继续在文化思想上作践糟蹋着女性。

红颜知己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权话语，但以女性为知己，就已经与菟丝女萝、扇子男人——这依附和被依附、玩物和被玩赏的关系有别，而具有了一种平等或相互依赖的性质。它起码昭示了一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男人离不开女人，男人加上女人，才是一个完整圆满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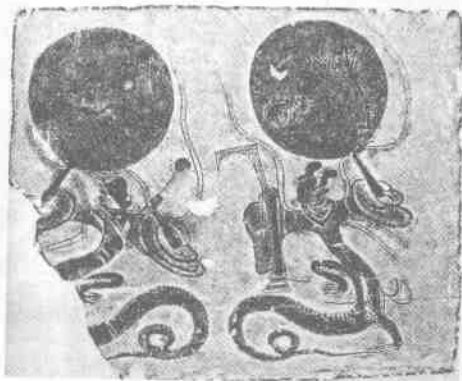
二

在收集整理古代的各类“红颜知己”史料时，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并萦绕着女娲补天的神话。《淮南子·览冥训》记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爍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女娲补天的神话，反映了远古先民们孩童般的思维，是他们对自然的一种阐释，也是他们对于征服自然的神往与憧憬。面对汪洋泛滥的洪水，天崩地陷的灾异，蔓延肆虐的大火，遍地出没的猛兽，先民们显得那样的无奈，他们太祈盼神力的出现，太向往风调雨顺、太平无事的生活，于是，大力之神女娲应运而生，成为他们造神运动中的一个神圣。女娲锻炼出五色石补起了苍天的缺陷，斩断巨鳌的四足撑起了损坏的天的四极，杀掉了无休无止行云布雨的黑龙老怪，积聚起芦灰填平了一望无际的大水，灭除了残害吞噬百姓的猛兽怪兽，九州太平，人民乐业，于是有了太平盛世。

对于这则神话，我最感兴趣的，还在于它所创造的英雄女娲的性别。将拯救人类的重任赋予一个女性，这在后世的男性中心社会里，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想象的。至于这拯救人类的神圣为何是女性却不是男性，如果再结合神话里的女娲抟黄土而造人，大概总能够寻觅到一点蛛丝马迹了，或



东汉·伏羲女娲画像砖

许，这恰恰显露出《白虎通·号篇》中所谓的母系氏族“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社会的踪影，也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会产生人类始祖及超人一般的女性英雄女娲的神话。

到了商朝社会，孕育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阴阳学说。所谓物质有阴阳，出日为阳，覆日为阴；向日为阳，背日为阴。阳代表着天、日、昼、暑、刚、强、男、牡；阴代表着地、月、夜、寒、柔、弱、女、牝。再发展，进而有“天地为万物之本，夫妇为人伦之始”，“妇，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男为天，女为地，自然而然成为一种天道的安排。到了这个时候，女人便已经远离了女娲时代，早已从中心引退，跌入了边缘的深谷。她们还在“补天”，但这“天”，已经不复是女娲所补的自然之天，而成了补男人这概念之“天”。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人这“天”，并不易做。他们拥有做着“天”的权利，自然也就应该承担做“天”的义务。处于中心，社会的属性要求男人不仅要养家活口，更要光宗耀祖、报效国家，追求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为了这终极的目标、远大的志向，他们须要在孩提时代起，便接受严格的教育，需要头悬梁、锥刺骨，所谓“只要每日三更月，何愁龙门万丈高”，所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有诱惑，更有鞭策，但他们必须跨过科举这架独木桥而不从桥上坠下。进入了仕途，却又是宦海叵测，潮起潮落，急流漩涡，钩心斗角，明争暗抢，要站稳脚跟，也谈何容易？男人这概念的“天”，同样有天崩地陷、浊浪排空、禽兽食人、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依旧需要“补天”的女娲，需要她们来缝补自己在现实中留下的那千疮百孔的伤残。这，正是红颜知己出现的土壤，以及红颜知己主题千古不衰、

被人所津津乐道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男人，红颜知己便是他们心中的“女娲”，红颜知己能够抚平他们的创伤，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价值得到肯定时的快慰，能够使他们孤寂干涸的心灵得到滋润，从而享受阳光雨露的沐浴和沾溉。

残缺的婚姻，赖红颜知己们修补。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中国的旧婚姻，起决定作用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基础是门第相当以及家族的利益，而现代婚姻所主张的男女两性相悦、当事人的互爱，都不在考虑的范围以内，“百两而去，百两而来，不过仅完其红丝之公案”，是一种事实上的父母婚姻而不是当事人婚姻。这样的婚姻，也决定了女子只能是男人发泄性欲与生儿育女的工具。而这种婚姻的维持，靠的就是所谓的妇道，是各种各样的女诫书里规定了条条框框、清规戒律。诸如“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是谓妇功”，“夫治丝执麻，以供衣服，晷酒浆，具菹醢，以供祭祀，女之职也”，“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在这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妇道外，又有七出之条等等，所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士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靠了这思想的禁锢与法律的约束，加上男人拳脚的高压，家庭大体上维持了下来，但也并不少家反宅乱，读过《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西门庆家庭内部的乌烟瘴气，狄希臣与薛素姐、薛蟠与夏金桂的恶姻缘，总会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无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是痛苦的，欲的一面得到了满足，情的一方却要忍受着孤独。而男人的特权，使他们能够红杏出墙，去寻求婚外情的弥补，或者到青楼歌馆寻觅自己的异性知己。

怀才不遇者，渴求有红颜者知音。

战国游说家苏秦的故事，在民间有着颇不算小的影响。它告诉人们读书猎取富贵是何等的重要。故事讲苏秦师从鬼谷子学习纵横家术，希望能成为一名出人头地的政治活动家。开始的时候，他主张连横，到了秦国，多次向秦王上书，都没能打动秦王。穷愁淹蹇中，他回到了家里，家里却也没有给他提供什么幸福的港



元·王振鹏·伯牙鼓琴图

湾。妻子坐在织布机上，连机子都懒得下，主管烧饭的嫂子也并不问他是否饥饿，给他碗饭吃，他备受了冷眼轻蔑。最后他发奋读书，终于取得了成功。从这故事里，我们看到的夫妻关系，是一个很实际的关系，任你苏秦天大的志向，在你没有际会风云、青云直上以前，既然落拓潦倒，你一样狗屎不如，因为你并没有改变我织布的命运，也没有给我带来富贵荣华。

《汉书》里朱买臣的故事，同样在民间流传甚广。早年的朱买臣，一介穷儒，就好个读书。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要砍柴卖柴为生，他挑着柴担，仍不忘记一卷图书在手，摇头晃脑，咿咿呀呀地读。妻子屡次劝阻，让他丢了书本，他偏是读得起劲。妻子受不了旁人的笑话，也不愿过这贫寒的日子，最后离他而去，改嫁了他人。

还有姜太公覆水难收的故事。据说姜太公年十八而娶马氏，除了读书，一切治生产业的事，不管不问。马氏忍受不了贫贱，奔了别人。后姜太公遭际武王，封齐侯，马氏希望和他重归于好，太公取水一盆，倾倒于地，令其收回。不能。太公作诗云：“两目知人意，双眉又解愁。若言离更和，覆水定难收。”妇人遂抱恨而歿。

“求知己于妻妾难”，问题的关键在于，旧婚姻并非建立在相知相爱的基础上，婚后的恋爱固然能产生爱情，但并非所有的夫妻都能产生爱情。严肃的生计问题，迫使主内的妻子更偏重实际；虚荣心作祟，也使她们更看重结果，她们要丈夫为自己挣来凤冠霞帔、锦衣玉食。在丈夫未能发迹，或淹蹇潦倒时，固不乏短视者的横眉冷对，恶语相加，寡意薄情。

成者为王败者贼。生活在炎凉的世态里、冷酷的环境中，怀才不遇者不能在男人把持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能实现个人的宏伟抱负，不能拥有自尊，又不能得到家庭的温暖，那不甘寂寞的才情，便使他们自然地梦想着有红颜知己出现，从那里得到感情上的抚慰，感受到价值的存在，找回濒临失落的自信。

人生行旅里，疲倦了的心灵以红颜知己作为驿站。

清人张潮《幽梦影》里说：“美人之胜于花者，解语也；花之胜于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取解语者也。”这极自然地让人想起《开元天宝遗事》里记载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来。据记载，一年的秋八月，天高气爽的日子，太液池的千叶白莲数枝绽放，诗人气质的玄宗一时高兴，来了兴致，邀约了王公贵戚，共同观赏。众人不能辜负皇上的美意，众口一词，夸赞着莲花富丽。唐玄宗来了个跳跃思维，手指杨贵妃，说道：“与我的解语比，怎样？”解语花，似乎从此，也成了美人的专称，如诗家语：“一醉解语花，万事画地饼”，“清肌莹骨能香玉，艳质英姿解语花”，就都指的这个意思。然而，美人能解语，却并非所有的美人都能解语，这要看她是否解人。唐玄宗后宫佳丽三千，而被他视为解人者，殆也仅杨玉环一人而已。身为皇帝，唐玄宗不缺美人，不存在性的饥渴，但在精神上，他却也闹着饥荒，感受着寂寥，经受着孤独的煎熬。伴君如伴虎，他身边几乎没有人跟他掏心窝子，没有人敢把他当做同类，更不会有人敢妄想成为他的知己。高处不胜寒，他感到皮囊里的那颗心，都冷得要结起冰来。或许就因了这原因，杨玉环的任性，向他耍性子，倒格外被他看重，让他觉得不可或缺。他感到有